

忆李达校长

胡国瑞

扫尽昏霾天地清 惊心残履记犹新
生灵十亿真儿戏 耆德宗师是罪人

天意何曾重斯文 万民与狗总非仁
遗编精义斑斑在 大觉群生不庇身

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廿七日

《社会学大纲》，就可以保险，可以让它进大学的图书馆和课堂。当时我想，李达同志写这部书，固然是根据当时的特定环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特殊方法，但却好象就是为我当时的需要写的。我把这部书买了回来，后来又促使有关图书馆准备了五、六部。于是，我不动声色地把这套书作为选修社会学的学生的必读参考书，而且列为期终考试的考试内容。这样，选修社会学的一百多个学生就非读点历史唯物主义不可。

不久，就有少数学生反对我的这种做法。他们表面的理由是功课重，没有时间看这一大套参考书。但是，提出反对的却是那些平日反对进步学运的学生。我硬着头皮顶住了。但到期终考试时，他们大闹起来要罢考，我仍然坚持不让步。后来在进步学生的带头下绝大多数学生支持我，他们只好老老实实地参加考试，还要答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试题。

在这场风波中，我虽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，但我深深觉得，这些人闹罢考，并不真正是因为功课重，而是因为他们阴谋反对李达同志宣传的历史唯物主义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李达同志坚持马列主义，反对林彪的顶峰论等等，因而受到诬

陷，被迫害致死。十余年来，每一回忆这段往事，想到李达同志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遭遇，总不禁十分沉痛。那时，反对共产党的学生虽然不准我让青年人读李达同志著作，他们毕竟未能得逞。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这个一生宣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而且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，反而不能免于一死。今天悼念李达同志，岂只能是悼念而已！

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

鹤师早年在北平 教学二三事

尹进

早在二三十年代，也就是在那灾难深重的旧社会里，凡向往革命的同志，那个不晓得著作甚丰、坚持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李达呢？那个又不渴望能有机会见到这位著名的理论家而亲聆教益呢？

一九三三年初春，李达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任教了。从那时起，我便由仰慕他的盛名而成为他熟识的一个学生，他也就成为我敬爱的老师。由于老师字鹤鸣，以后通信时我总是尊称他为鹤师。现在鹤师仙逝多年了，每当想起他多年的教导，就象在彩色电视镜屏上看到他的真实活动一样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恸。

我在学生时代是爱听鹤师讲课的学生之一。那时他体弱多病，讲课声音不洪亮，有时甚至显得吃力。可是只要你聚精会神地听，立刻就会感到，他语言简洁，没有废话。课后复习笔记，恰象读一篇精彩的论文。也许就是因为鹤师的笔述胜于口述吧，我曾亲身领教过他以笔代口讲课的精彩表演。那是在一九三四年春，他正为我们讲社会学课，也就是讲解后来在上海出版并在延安翻印的那